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四

催請軍政揭

該兵部尚書李化龍以軍政事屢請告請未
蒙
允發此
國家大典化龍不得不言臣亦不得不代爲之
言而言又已竭無可復言惟望
聖明念
朝廷必不可廢之典臣子必不容已之情節
賜檢發其化龍告病疏曾經臣擬上者亦乞

脩發以便供職秋防在邇本兵任重萬不可令閒

門坐臥致誤戎機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五疏

奏爲患病乞

罷事臣速年有痔瘍下血之病甚覺不支而今歲

愈劇凶二三大僚乞伊率求去隱忍而不敢

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帶不醒幾于長逝

今日欲勉強出門隨行隨跌半步難移故復

中止伏枕思之人身愛則病鬱則病勞則病

兼此三者即金石爲姿猶將銷鑠況于孱弱

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

朝政壅塞至此財用空竭至此水旱頻仍至此

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晏然坐視至于
兩頭四目之妖到處疊見昨陝西所報尤為
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
不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
行無不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
尤殷罪臣尤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
口心已折矣口已乾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
通神可以回
天詢之今人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
欲留既難表亦欲去又苦勢難日日煎熬人

人用經理之備極矣至于驅馳奔走終歲不
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此雖中外諸臣所無
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名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
爲
君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應之委頓勢必顛危若
不堅決一去妨誤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奈何耳臣
聞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一言半語干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即士大夫彼此爭競臣亦只求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察事被參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搆陷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於此事甚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
望
聖明垂憐即
賜罷斥或

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襄政理臣生生世世銜結

無窮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具見懇誠政務方次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國事何人主持宜即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

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請發考選疏

奏為懇

發考選事今日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

綱皆以考選事迫具疏親至

文華門叩懇

皇上亟發此非萬不得已不敢如此其中事情二

臣言之已詳臣亦無所容喙惟臣備員輔弼

竊為股肱大科道耳目之官也人身而無耳

目則雖有股肱亦倀倀其何之然則

皇上非但廢耳目之用而亦廢股肱之用矣今天

災頻仍妖怪疊見海內人情鬱結已極而

皇上又漸惜此官使言路盡廃臺省各差盡闕數

十年來作養之人才盡投閒地臣誠不知其

可也頃者

皇上點用江西巡撫稍下方而各官人人皆踴躍以

為轉關有機要其最緊最急無過考選一事

此事一了則其他皆可次第衆行而四海翕

然頌

聖主矣臣病苦已極幾欲無生然猶忍死以待此

事惟

皇上俯鑒下情

亟賜允發臣即溘先朝露亦感

聖恩矣臣力止此臣言止此如

皇上竟不信臣則乞即行罪黜以謝天下毋使臣

長蒙怨咎無已時也臣不勝激切冐昧祈懇

之至爲此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乞休第十六疏

奏爲病臣感

恩力難圖報而懇

聖慈俯容休致事臣頃以患病乞罷本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淸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具見懇誠政務方殷第遵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國事何人主持宜即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

丁犯守㨾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欽此臣從牀褥中稽首跪

誦感極涕零即欲黽勉匍匐祗承

明命無柰臣病患纒綿腸胃枯損一日之中數巻下血下血之後必至昏沈延至數刻乃始復甦凡

發下本章皆不能詳閱諸所票擬皆呻吟口占常多疎失以此臣心愈苦臣病愈增向猶問醫調治今度此病難瘳亦不復醫以生死存亡委之命運而已情勢如此

皇上猶可望臣之贊襄而不求人以代之乎臣觀近日士大夫每以門户分爭為慮在臣私心竊謂以爭止爭必不能止惟以讓止爭庶有

此日而崇讓之風當自大臣始今天下賢才甚多而臣獨居政地且將四年非但誤國罪深論律以推賢讓能之道亦當愧死造物忌臣鬼神瞯臣
宗社之靈亦知臣之愆戾而不佑臣此臣病之所由生而萬難以強留者也臣今所控于
皇上者只有兩言曰今日此官必不可爲臣之孱劣必不能爲實情實語毫無矯飾伏望
皇上哀臣窮迫
亟賜罷歸即行推補仍將目前必不容已急務如

吏部考選兵部軍政

並賜檢發庶

朝綱振飭耳目一新非但臣得延殘喘于田間

而國家自此亦可享安靜和平之福矣臣不

勝冐冤哀祈之至奉

聖旨今朝端多事卿殫忠為國鎮定主持朕所倚

賴已有旨慰留如何又堅欲求去宜體朕至意

即出贊襄毋得苦辭政本之人朕慎於簡用故

此稍遲知道了考選疏候檢發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揭

臣再疏乞歸重奉

溫綸隆天重地旣

諭臣仰出且念政本之人慎于簡用臣仰見

聖心未嘗不

留神于閣臣之推補也臣雖伏枕呻吟中不勝感

激不勝欣躍卽欲力疾遵

命仰答

聖恩緣臣痔瘍舉發奔走艱難尚容調理數時再

決進止今亦未敢遽有陳瀆惟是閣中無人

臣僵臥私家甚爲不便推補之
命萬分難緩且中外人情顒望此事如饑如渴臣
若因循不行力請將上誤國家之事下失四
海之心一旦溘先朝露亦不瞑目矣爲此冒
昧謹擬
聖諭一道勑下該部即行推舉以待
簡用是臣床褥中之所日叩而懇祈者至于考選
疏併至
檢發以信
明旨臣尤不勝大幸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爲病患難痊

聖恩難報懇祈罷免事臣抱病兩旬再疏乞休俱

荷

温綸臣捧誦廻環惟有感泣苟犬馬之力尚可黽

勉自效以副

聖心何敢不盡何忍不盡故躊躇數日未敢再陳

乃今心火上攻氣血內耗怔忡恍惚百事昏

迷縱使旦夕未死亦僅留此槁然之形骸與

枯木朽株同耳安能有籌畫謀猷可仰佐

聖明于萬一哉近日大臣中以病以情乞身于
皇上者皆不蒙
俞允臣每私念人臣委身事
主苟非狼狽困迫之極固不宜輕有所陳瀆
君父而臣心力既窮責任復重留一日則貽國家
一日之禍為
宗社一日之憂生死之係于一身者小而安危之
關于天下者大萬分之中更無一分可留之
理以視諸臣事體迥異此所以不避煩瀆而
哀鳴不已之若是也伏望

皇上察臣下情

亟賜允放其會推閣臣考選二事已蒙有知道檢

發之

命臣誠恐死須臾待之望之臣不勝激切祈懇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清直亮贊襄機務方

今國事多艱正倚卿謀猷佐理豈不以國事為

重如何堅意求去卿速出入閣贊襄庶政務有

頼表率得人以副朕惓惓之意慎勿再陳吏部

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恭賀
萬安稟
爲恭賀
萬安事竊惟
聖躬自舊歲稍有違和雖臨卽勿藥而臣子私心
尚懷憂念近聞
起居亨泰動履延康
聖體視前愈加強健上而
聖母下而臣民內而
宮庭外而

朝野無不歡欣鼓暢以爲

天佑

宗社億萬載無疆之慶在於此日臣忝備股肱蒙

恩深厚共爲欣忭又當何如哉今

聖節在邇當萬方入賀之期所望

聖上敬逆天庥懋凝

帝祉發政施仁將一切緊要政務如枚卜考選補

大僚起遺佚釋冤繫之類次第舉行使太和

元氣流行于宇宙間則世界一日便成唐虞

皇上萬年長爲堯舜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者

也臣不勝踴躍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八疏

奏爲微臣情極勢窮蒙

恩愧懼益甚再陳事理懇求

允罷事臣一月之間三疏乞休三奉

温綸

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臣何功何能足以當此

欲再有陳控而其辭已窮今

聖節在邇又不敢以疾病不祥之語仰瀆

宸聽惟以臣之庸劣不堪與事理之必當去者再

冒昧言之祈

聖明之垂炤焉我
朝之設閣臣原持文墨議論與前代宰相事權迥不相同在尋常無事時猶易于充位至于今日則中外多故百責攸歸加以章疏留中人望愈切在各衙門只以上本爲職本既上自可以有辭在閣臣專以下本爲職本不下終無以自解千疑萬恨從此而生于是閣臣之擔負遂日加重其勢亦日以狼狽而不可支又適逢何倘劣如臣者備員茲地其微誠不足以大感

聖心其煩言不足以聳動
聖聽其粗心浮氣不足以聯備上大夫而又隻身
獨立莫爲帮助蓋貴與人兩窮而兩相值故
其困一至此也今萬國呼嵩普天同慶而中
書政本古所稱師尹具瞻之任乃使臣靦顏
竊據無一籌狀從
聖朝之光中外之所仰望哉臣之屢疏祈求非敢
負
恩實是量力蓋量力亦所以報
恩也伏望

聖明俯鑒下衷

准令休致即行推補使四海之耳目一新而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慶亦因之而愈衍矣臣不勝

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近來議論煩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

懇切已屢旨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

宜勉遵即出以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

的朕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俟倩旨

行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催發考選揭

考選諸臣候

命已一年半矣在諸臣分義自安遲速惟在

皇上無所不可但各差委是之人即母論候代之

苦而見缺如遼東貴州兩淮巡鹽之類皆邊

地安危之所關國家財賦之所出最爲緊要

是寧可聽其不差已耶我

皇上覆全盛之瑞圖爲

太平之天子者已四十年明歲五十之期則人生

稱壽之始自此而百千萬年尚未有艾而又

上奏

聖母下撫

神孫葢開闢以來帝王福履未之前聞四海臣民遭逢此日亦千古未有之奇遇其揚

休頌

德何所不至而獨用人一節似于

聖衷未甚廓然他日書之史冊亦將以此項爲

聖朝之闕事臣竊惜之昔之稱盛世者必誇其多賢而召公頌成王受命長福孫康即繼以藹

翼孝德藹藹之吉士今

皇上神聖遠邁成王而賢才亦未必遜于周室

乃獨無能為卷阿之詠以感動

聖心此尤臣之所爲愧也臣伏枕餘生力在陳乞

必不敢以浮漫不切之詞瀆

君父惟念賢才當用與各差當人至緊至急展轉

于衷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雖退伏田野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

天恩宣諭事該臣四疏乞休隨蒙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近來議論煩多卿伊勤苦朕所悉知求去懇切已屢有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宜勉遵即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的朕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俟旨行吏部知道欽此該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叩頭恭謝訖竊念臣庸劣無能因病求去致煩

君父屢沛

溫綸且特遣鴻臣諭臣即出

聖意勤惓

聖恩隆重萬非愚臣所能消受誠恐因此愈生咎

殃負愆彌甚此所以徬徨怵仄不能一息安

者也義當即日遵

命趨朝竭力供事緣臣體尚虛弱須少寬數日庶

幾可以勉出謹先具本陳謝伏望

聖慈俯垂鑒宥奉

聖旨覽卿奏謝悉知道了卿還早出以慰眷懷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

入直見賜
該臣回疏乞休俱蒙
溫綸又遣鴻臚寺官
諭臣即出臣惟
君父以制命為義臣子以順命為恭屢奉
旨而屢苦辭跡涉偃蹇臣之所甚懼也況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距遠在萬里外猶奔走而至
乃臣任在股肱身依日月而敢堅臥私家不
俯徇而勉出哉謹遵
旨于今早廷見入閣供事矣惟是天下事至重至

繫委非臣一身所能獨任浮沈不止必至誤
國上負
聖主之厚恩下叢天下之謗議雖欲強顏以居此
地亦安可得伏望
聖明留神政本廣賜登延使臣得丞避賢路少逭
罪愆仍乘此獻
壽呼嵩之時舉行吾政將吏部推陞各疏盡
賜檢發其最要如考選各吏
亟賜俞允以慰中外之望以增臣民之懽其於
聖德聖治所裨亦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爲同官轉奏情辭揭

該臣昨日遵

旨入直隨候見同官臣廷機而廷機再三言杜門已三年半求去章百二十疏無言不盡而

天聽未回日復一日將何究竟寄托臣爲之轉

聞臣與廷機同官同年誼同休戚其情辭迫切如此不得不

奏不忍不

奏伏望

聖明裁斷使廷機去就得明感

慰無量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一疏

奏爲請補閣臣事該臣三年間屢以推補閣臣

爲請迄今未

旨令臣捐俟

旨行令又旬餘日矣未蒙

德音臣疲不能安食不能下延頸企踵顒望此事

焦思之極血疾愈作今兩日昏花字畫不辨

僅能開眼已類青盲綸扉何地可使如此之

人倀倀然獨行于其間哉縱使臣身無病力

足馳驅而軍國大事

幾務殷繁亦豈容以一臣獨稽其任悠悠之謂寧

不謂臣利于竊據乎

皇上之不補也妨賢誤國將爲萬世之罪人臣雖

至愚安得不懼爲此冒昧具疏躬詣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明俯賜允行臣不勝悚息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請□□□第十二疏

奏為請

特賜允臣之請前閣臣已數上疏矣凡

宗社大計四海民情與夫臣病劣不堪之狀已竭

盡無餘今人老愈衰臣罪愈增若再或遲延

則

宗社之安危念為可慮臣不有其心何能一息

安也臣初受事時閣中共有五臣今王錫爵

宋纁于慎行相繼沒矣

皇上能使存者之強留而不能使死者之復生臣

之愁病顛危餘生何幾

皇上但視臣如錫爵輩則此官之補亦何能一息

緩也臣窮急之極謹再具本躬詣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請發急務揭

看得目前政務廢墜已極

朝綱日弛人情日玩其為可憂其大者如會推

閣臣及考選科道官皆力上疏揭懇請佇望

檢發其餘更有切緊數事不得不行亦甚易于行

者臣謹開列上

請庶行一事有一事之便而且于煩瀆亦少省矣

伏候

聖裁

一吏部司官見在只有五人又有兩人註籍

其南直隸廣東各省司官俱未蒙
點用今尚書孫丕揚又堅意求去銓曹事重堂司
乏人詎爲料理伏望
諭發
一今歲各省巡撫官自陳俱已奏
旨惟雲南巡撫周嘉謨曾經
發擬又復留中近嘉謨再疏申請亦未蒙發西南
重地且當兵亂之後巡撫官非得
明旨何以行事嘉謨因此且欲決去臣甚爲地方
慮之伏望

檢發

一各省巡按官候代日久不復巡歷極爲不便今行選院未得

旨都察院不得已以前貴御史張五典荆養喬題差其南應天二處並以此二處候代更久故也急臣苦心勢難停擬伏乞

檢發

一今歲南北考察及南京糾拾各項俱蒙

允行惟北科道糾拾疏留中日久其後吏部催

請經臣擬上又復留中此亦大典中一件未完之

事且中有巡撫官去留未定何以奉職其
關係亦不小也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三疏

奏為請

補閣臣事臣待罪政地于今滿四年矣中間愆戾

萬端皆蒙

皇上容宥即天下人亦以其獨身受事不欲求多

從前因循日復一日今臣雖可藉此以苟容

而國家之患將日以醞釀而莫知其所終矣

夫貪一時之寵祿忽無窮之禍害即庸臣不

敢也偏用一臣之微致誤

萬幾之重則

明主不爲也今鳳曆將新

鴻休薦至

皇上社稷之盛駕堯舜而軼羲皇四海臣民喁望

皇上以遊豫之歡情暢爲昔天之慶澤而臣身微

日月望

恩更切故敢再瀆下情伏乞詔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考選諸臣待命日久吏部都察院頻行催請每一催請則尚書臣丕揚都御史臣弘綱必再三托臣爲之轉達其言銜門之空虛各差之困苦吏治民生朝綱政體之關係至詳至切臣聞之但有面熱內慙無所置對因念前此考選雖停閣一年尚未至如此番之久彼時紛紛議論也罪閣臣之不能力請況如今日臣將何辭以自解哉今自畿輔以至四方災傷流離之狀慘不忍言各處奏報一

槩留中未蒙賑恤所賴二三令長竭力拊循庶幾少救萬一而又見考選諸臣困頓如此寧不灰其任事之心而長其偷惰之習此尤臣之愚衷不爲一身毀譽計而爲天下安危計者也臣爲此事日夜不安頻頻言則
皇上見以爲煩不言則
皇上又見爲緩兩三籌度萬不得已復伸其愚伏
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請頒曆

御殿謁

竊惟孟冬在即

頒曆屆期中外臣民相與頌說謂

皇上臨御以來

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爲人生稱壽之始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

孫曾其

福履之盛眞皇娥任姒而後所僅見者夫祿位名
壽聖人所難兼在
皇上固爲際昌履泰之一時而豫大豐亨恒人所
深慮在臣等亦有憂盛危明之一念竊以爲
皇上深居靜攝二十年于玆臣下之不奉
天顏爲日久矣今
天作
聖躬起居增勝
慈闈謹問安之節
中禁騰遊豫之歡吉祥喜事騈至並集[illegible]

此
纘曆之期
御文華殿
延見群臣維新庶政諸凡
幾務之久壅而未宣人情之久鬱而未暢者皆
慨賜施行於以維今日之泰運而鞏萬世之洪圖
令唐虞三代猶將遜烈此其爲盛又當何如
也至于孝豫順之心以致隆于
聖母推
尊親之念以錫類于萬方則又

聖孝之所自盡而無待臣下之仰贊者臣黍在股

肱情不能已輒敢冐昧上

聞伏望

聖明俯賜施行臣不勝踊躍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催發延綏捷敘宣薊閲敘遼東賞功揭

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敘疏與宣大薊鎮閲視敘疏已經四次

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國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甘鎮之捷功已敘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閲視已敘而薊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觖望而揆之政體亦似非平其臣所擬陞賞等項皆係兵部關送

非臣自出己意如中有未當統在
聖明裁定但使此此與不發則人心自服矣又昨遼
東人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侯勘
明另敘該臣擬上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
黠虜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爲可慮則夫
捐一二萬之公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
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也前
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佟鶴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退縮以

[illegible]裡臣以爲有罰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士不徃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爲恩其在部下得大之一大獄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伏冀

聖明留神邊計統將前疏檢發以慰輿情臣惓惓之私實見事勢如是萬不敢假此以市恩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代同官求去揭

竊見同官臣延機自被論求去累蒙

諭旨慰留臣每以

聖意挽之近日延機對臣曰

聖恩深厚捐糜不足為報惟是大臣被論便合引

去秪為候

旨遷延致論者百餘人積二百幾十疏不堪極矣

今豈有再遷延之理延機素性忠實言言皆

真而孑然一身蕭然一寓觀其情景亦巳不

似在朝之人矣自戊申至辛亥四年轉眼新

春便是五年流光荏苒雖甚易過而在羈栖
守候之人則甚以度日之難爲苦惟望
皇上俯從所請暫
予回籍候用
召用進退有禮始終曲全亦
聖主所以優禮臣下之道也緣廷機與臣至
厚屢屢懇切求臣代陳而中外諸臣亦多責
備臣之坐視者臣不得已一吐
至尊之前伏惟
聖明鑒允施行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四疏

奏爲請補閣臣事臣在九卿時每聞

起居注載之見前輔臣沈一貫沈鯉去後臣朱

賡請補閣臣只十一疏而得請賡獨身任事

尚未及一年也今臣且百疏矣任事且四年

矣是豈今日之閣務易辦于昔日耶抑臣之

才能力量有過于賡耶此皆

聖心之所知也夫人有身必有耳目手足人有家

必有王伯亞旅況于天下之重而可無人令

九卿科道無所不空二三大僚請老告病常

無虛日乃至政本之地亦困頓若此臣哀告
鳴號至于口中無聲眼中有血而尚不能動
皇上之聽聞也則今日之爲臣子不真窮哉伏望
聖明以國事爲重
留神允發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請

皇極門豎柱樹

上悟

皇居四方之極

三門鼎建尤觀瞻所係必不容緩自前歲左右

兩門已有次第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今歲今歲又將暮矣工

部屢請未奉

俞旨其做成木料爲風日雨雪所侵已多毀壞臣

聞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沍寒

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轉眼
之間便是明歲假使明歲又復有所拘忌則
殿建愈爲無期而前此之工費物力皆付之
無用矣當此庫藏匱乏之時豈能堪此况左
右門已成而中獨闕亦甚不雅觀臣出入瞻
望有慨于衷故敢用昧陳請伏乞
聖明仰將部疏批發擇吉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
工非但所省不貲而于
朝廷體貌亦增其嚴肅矣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請停刑部矜疑疏摺

翰[illegible]人成欽[illegible]已非又奏

停免仰見

皇上好生之德同于天地即大禹之泣罪成湯之

解網何以過之惟是於減等人犯該部再

疏上請未蒙

允發臣竊冤

聖心於法所當刑者尚不忍即置之死豈於情有

可宥者而不欲曲全其生該部所奏日久必

當得請無俟臣言但昨見刑部尚書趙煥謂

獄中人多天氣嚴寒蚤一日則諸囚蚤蒙一

日之

恩又今炎熱漸來行所望于此番者尤切故臣敢

冒昧申言非但爲各犯祈生亦欲使

皇仁之速布也伏望

聖明留神將該部原疏

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請覆考選揭

臣所按都御史許弘綱揭帖以遂左勘功無

人

亟發考選爲請此亦目前一急務也然臣謂非但

勘功緊要卽巡按官亦必不可缺蓋此官奉

天子之命綱紀一方以三尺從事將吏士民皆在

彈壓使賢者爲之其收效最速前御史熊廷

弼按遼三年百凡振刷貪懦玩愒之習爲之

一更興者撫臣告捷猶歸其功今候

命諸臣彬彬濟濟豈無廷弼其人者乎得此用之

使與督撫諸臣協心僇力所以轉弱爲强使
皇上無東北之憂者在此日矣臣嘗問人自遼來
者皆云炒花黠悍雖兩經挫敗而結連諸虜
日夜窺邊其衆常以數萬騎遊自撫臣而下
皆枕戈待旦其人雖拚命死敵而糧餉不充
不憂戰死而憂餓死勢甚岌岌當此之時而
得一巡按官爲之弔死問傷以固結其心而
振作其氣亦一大助則此官真不可旦夕緩
者也夫寧獨遼各省各差之不可缺率皆類
此而

皇上猶靳下考選之一下何哉臣適又見科臣姚
宗文揭帖言今閣部同心力請考選而不能
收以人事君之效與
皇上無惱諫臣之意而獨阨考選諸臣為不可解
此二端者豈但宗文不解即臣亦不解也且
今之同心而請考選者何止閣部普天率土
苟有一人不欲考選之下則世必以為狂悖
皇上必以為奸邪天地鬼神必以為妖孽是舉天
下人無一之不同心也而尚不能得者則其
為不可解乃更大矣夫臣下負不可解之疑

亦有何傷
皇上操進退用舍之柄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又何
苦使人日猜度
聖心求之而不得其故乎臣心血已盡無可復言
因讀二臣之揭有感于邊事有愧于恩衷故
復披瀝言之其終不足以動
皇上則臣罪也臣何所逃臣不勝惶懼激切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請令都察院差巡漕御史揭

竊惟漕運一事關係

國家命脈通天下運一年今十月已盡河水已

合糧船尚有二千隻未至不知明歲作何處

置向將題運御史擇於八月間

點差故得從容料理不至誤事今歲因御史董紹

舒告病改差彭論君故迤延至此所都察院

題差巡漕御史孫居相已蒙

發擬而數日未下都御史臣許弘綱甚以為慮今

見在御史無人可差孫居相尚在家中假使聞

命即赴示須歲盡方可視事如再
停留不發臣恐明歲運事之狼狽又不止如今歲
而已也伏望
聖明留神亟將院疏檢發庶漕事得人而數百萬
之軍儲皆有賴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發禮部遣官擇地疏揭

竊見

皇貴妃王氏甍逝已將兩月禮部屢請

遣官擇地曾經兩次

發擬皆未蒙

允行此皆稽之舊章參之事理皆萬萬難以遲延

日復一日徒使人情疑惑不知其故此臣與

該部所不容不請者也伏望

皇上即將前疏

檢發以便奉行如別有

聖斷亦乞

傳示令臣再擬上

請庶幽靈得安而

朝廷亦完此一事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五疏

爲懇補閣臣事竊惟今閣中無人國家一有緩急誰爲擔當此毋論智愚賢不肖皆知與憂慮非臣敢以私意瀆

君父也而時已三年請已百疏終不能得之

皇上臣固自愧微誠之難達而人亦深尤臣所請之不力其以形跡疑臣者則謂臣貪戀要津蔽妨賢路其以道義愛臣者則謂臣當挂冠解綬以去明心臣一身是非雖無足恤然目擊國事艱難一至于此而出入浮沈日復一

且律以大臣禮義廉耻之道實亦無顏且政本重地以一人獨當至于四年開國以來實無此事于國家爲妖孽于臣身爲不祥

皇上獨不一念及乎臣憂欝寸衷無可復展惟以君臣大義不能奮飛赧顏濡忍如使萬不得已而從愛臣者之言以甘受誅罰之罪亦非臣之恐于負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請發兵部劄付宣大兩鎮揭帖

竊見兵部覆次題請宣大薊鎮閱視功敘曾

屢家

發擬未奉

俞旨今兵部又以為請矣尚書李化龍告臣謂閱視之典故事皆三年一舉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為三年其實則六年矣若又不得請則此典遂廢何以激勸邊臣為封疆計是以屢請瀆而不憚煩也臣惟國家慎重邊防故三年一課功狀而敘賞之非但酬其既往

亦以鼓其將來然必其勞績最著者乃有加
官錄蔭之恩其輕者不過量予數金而已該
部斟酌其間原無浮濫三年不行以待六年
六年不行更將何待 臣觀此番所敘督撫諸
臣如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崔鵬等率皆
已沒河清難俟人壽幾何竊恐邊臣之心從
此愈怠而邊事之廢壞愈不可為矣且陜西
三邊已奏
允發而[illegible][illegible]大獨否九邊一體何厚何薄臣故
叫[illegible][illegible]之請而敢為一言伏望

聖明俯垂裁斷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六疏 附催考選

緣會推考選尚難再緩懇

恩允發下竊惟今官僚缺乏人才鬱滯可謂窮極而無復之矣群臣言之而不聽猶曰煩覽之取厭也閣臣言之而不聽猶曰積誠之未孚也至于部院大臣老成忠赤率皆

皇上所眷倚者亦既諄諄言之矣頃刑部尚書趙煥新來田間又深慨班行之寂寥而披瀝款誠言之至真切矣此豈皆市恩沽名飾辭以欺

皇上耶如謂以其言為不足采則是舉朝臣子無
一人之可信而
皇上所與共為天下國家以保
祖宗萬世之基業者果屬誰哉臣每見九卿諸臣
無不咨嗟太息以為
皇上之聖明卓越千古又享千古帝王未有之福
若使臣工濟濟僚乂盈朝豈不為開闢以來
第一盛世而猶以少此一事遂成缺陷世界
真可惜也臣常聞此言不勝歎服而自慚自
恨所納陳悉不足以取信

明主今當此長至佳期
休祥駢集
聖母萬壽又適與履長同日竊意
皇上純孝之心當何如喜悅故復敢以會推閣臣
與考選二事仰煩
聖聽亦深自愧其言之瀆而說之窮矣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傳諭
聖母壽節不能稱賀回奏揭
伏蒙
聖諭諭內閣朕自去冬以來屢屢動火頭眩調攝服藥過多以致流痰注足甚痛恭遇
聖母萬壽節適值履長之公理宜稱賀但令步履不使御門免特諭卿知欽此臣惟
聖母萬壽節與履長同日
慈闈無疆之慶
國家有道之長皆在于此大小臣工誠望

皇上御門受賀以伸臣子懽忭之情而臣忝備股

肱私心倍切茲奉

聖諭乃知

聖躬以服藥過多遂致流痰因艱步履而猶惓惓

于

聖母之稱賀仰見我

皇上純孝篤衷卓越千古[illegible][illegible]卽傳諭百官共揚

聖德更望

皇上葆嗇精神

和調營衛思衆御之不可[illegible][illegible]惟慎之於

起居知流疢之所從來而必戒之於動火于以上

副

聖母慈愛之心而下慰普天覆幬之願是尤臣愚

悃欵之一念耳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内閣謹回

奏以

聞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

皇貴妃王氏安葬揭

竊見

皇貴妃王氏薨逝爲日已久發引無期禮部屢

以墳地上

請未蒙

允發臣亦不知

聖意之所存近聞先歲

皇貴妃李氏墳地原有九穴可以並葬此事臣

與該部皆所不知如

聖意以此爲可用乞將禮部原疏

發臣再擬以聽

聖裁萬萬不宜停滯不決以滋中外之疑惑也臣不

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尚其科中務攝

該臣掛名省中未一任近已推陞叅議未蒙

允發而一科科門不肯該科更無別官事務一槩

停閣凡下部章疏皆不發抄軍機緊要留滯

可虞即其小者如各處差役至京倒換勘合

者亦須該科掛號而後得行今已積至百十

人臣每入直則群聚跪訴于科前臣苦無辭

以發遣之此輩多係各省撫按差來爲地方

事務日挨一日豈不躭誤伏望

聖明將吏部推陞朱一桂疏即

賜檢發仍將該科官速補或
命別科官暫署庶事務不至久停而諸人役亦免
守候之苦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賜夷人揭

蒙
發下禮部一本爲夷人賞賜事傳臣出
旨臣仰見
皇上柔遠之盛心不勝慰服此項銀兩已奉
旨借太僕寺馬價因該寺爭執故至遲延今謹擬
旨令其速發必當奉行矣惟尚有一百五十人在
良鄉守候掛號而兵科朱一桂以側推杜門
該科更無別官最爲難處又非獨夷人凡各
處守候掛號者甚多日逐號呼于

午門前臣昨已具揭言之未蒙
允發令不得已將此夷人擬令兵部發遣亦不知
于事體可行與否若縱此夷人又以掛號守
候將何以處此中國體面四夷觀瞻所係非
細故也伏望
皇上將吏部推陞朱一桂疏即
賜檢發其該科官或並行除補或
命別科官暫署實今日事勢之必不容已者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四終